

非常经典

许多人在评论《教父》时都说：“这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小说。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道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

教 父 (下)



[美国] 马里奥·普佐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教父(下)

(美国)马里奥·普佐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教父(下)

(美国)马里奥·普佐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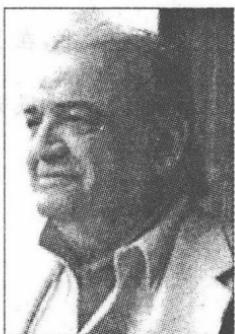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马里奥·普佐 (Mario Puzo 1920—1999)，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西区一个厨师的家庭，二战期间服过兵役，然后就在当时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

他所著作的《教父》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美国黑暗的一

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在 1978 年他发表了《愚人之死》,接下来的是《西西里岛》(1984)、《第四个 K》(1991)。马里奥·普佐还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作品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超人》、《地震》,当然还有著名的《教父》三步曲,因而也得到了电影学院的授予的最高奖项。在马里奥·普佐最后的几年,在 1997 年 5 月被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为 1996 度风云人物。

目 录

第二十二节	1
第二十三节	35
第二十四节	92
第二十五节	102
第二十六节	127
第二十七节	168
第二十八节	188
第二十九节	225
第三十节	244
第三十一节	269
第三十二节	296



第二十二节

璐西·曼琪妮，在桑儿遇难后的一年里，仍然想念他，想念极了，悲哀极了，比任何传奇故事里的情人都更加伤心。她想念他的重要原因是：他曾经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使她的肉体完成爱情行为的男子。在她那年轻而天真的思想上，她仍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男子。

如今，一年过去了，她在内华达州温和的空气里晒太阳。在她的脚下，那个身材苗条、白肤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正在抚弄她的脚趾头。他们在旅社的游泳池旁边消遣星期天下午。

“哎哟，裘里斯，别这样，”璐西说，“当医生的起码不



会像一般人那么容易忘乎所以。”

裘里斯对她笑了。

“我是一个韦加斯医生，”说着，他把手伸到她的大腿里侧搔痒起来。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然使她那么兴奋，他感到很惊讶。她那兴奋劲儿明显地流露在脸上，虽然她竭力掩饰。她的确是一个非常淳朴而天真的姑娘。那么，他为什么不能使她顺从呢？他必须对这一点作出估计。不必理会那一套什么失去了爱情无法弥补之类的废话。裘里斯·西加尔医生下定决心，今天晚上在他的房间里，打算试着硬逼一下看。他以前没有要任何花招，曾经直言不讳地想要她顺从，结果没有成功。但如果必须要花招才能成功的话，那么他这个人也是善于来这一套的。当然，一切都是为了科学的研究。再说，这个可怜的姑娘对那一套也实在想得要命。

“裘里斯，住手，请住手。”璐西的声音在颤抖。

裘里斯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好，亲爱的，”他说。



他把头偎在她的怀里，把她那柔软的大腿权当枕头，小睡了一会儿。他感到挺有意思。当她把手放在他的头上梳理他的头发时，他逗趣地抓住她的手腕，以恋人的爱慕之情握着她的手，但实际上是在给她按脉。她的脉跳得很厉害。他今天晚上就可以把她搞到手。那他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了，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裘里斯·西加尔医生信心十足，放心地睡着了。

璐西打量了一下游泳池周围的人们。她从来也想不到在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她的生活变得如此厉害。她对自己在康妮·考利昂结婚时所干的“蠢事”从来也不后悔。这是她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最快活的事情。她从梦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当时的享受，重温随后几个月里的销魂。

桑儿每周看望她一次，有时一周好几次，但绝不少于一次。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掺杂意义或任何形式的理性因素。这种爱情，论性质，是最粗俗的，是一种肉欲爱，是一种渴求异性肉体的肉体爱。



每当桑儿打电话说他要来的时候，她总要保证足够他喝的酒。因为他通常总是要待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很久才离开，所以还得准备晚餐和早餐的食品。他自己有钥匙，当他一进门，她就飞也似的扑到他的怀里，让他用粗壮的胳膊把她抱住。

起初，她对自己的过分纵欲，感到有点害臊，但不久她发现，这种表现能讨她情人的欢心，会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在这一切行为里蕴藏着一种动物的直率性。他们俩在一起是幸福的。

当桑儿的父亲遭到枪击，倒在大街上的时候，她第一次感到她的情人也可能遇到危险：她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放声嚎啕大哭，像动物一样吼叫，当桑儿近二个星期没有来看望她的时候，她靠安眠药和酒过日子；当他终于来了的时候，她几乎每一分钟都不离开他。从那以后，他至少一星期来一次，直到他被杀害。

她从报纸的报道中知道他死了，就在当天晚上，她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安眠药没有使她



丧命，却好像使她染上了大病，她摇摇晃晃地走出家门，到了走廊就瘫倒在电梯门口，被发现后送往医院。她同桑儿的暧昧关系，一般人并不知道，因此她自杀未遂一案只在几家小报上占了几英寸的篇幅。

她在医院期间，汤姆·黑根曾来探望她，安慰她，后来就将她安排在桑儿的弟弟弗烈特在韦加斯开办的旅社里工作。汤姆·黑根还告诉她说，她将从考利昂家族得到年金。桑儿给她准备了一些积蓄。他还问她是否怀孕了，好像那就是她过量服安眠药的原因。她说她没有怀孕。他还问她，在那个不幸的夜晚，桑儿是否探望过她。她回答说，桑儿既没有来探望她，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她说她下班回家就一直等着他。她给黑根讲了真心话。

“他是能够激发我的爱情的惟一的男子，”她说，“任何别人我都爱不起来。”

她看到他微笑了，但同时他也露出了诧异的神气。

“莫非你认为这是不可相信的吗？”她问，“你小时候把你带到考利昂家的是否就是他？



“他变了，”黑根说，“他长大后简直成了另一个人。”

“我觉得他对我并没有变，”璐西说，“可能他对任何别的人都变了，但对我并没有变。”

她身体目前仍然很虚弱，没有精神进一步说明桑儿怎么对她始终是温和的。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甚至从来没有表现过烦躁或不快。

黑根做了一切安排，让她搬到韦加斯去。一套租好了的房间在等待着她。他亲自送她到飞机场，还向她说，她如果感到寂寞，或者情况不怎么顺利，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将竭力设法帮助她。

她临上飞机之前，犹犹豫豫地问：“你这样照顾我，桑儿他爸爸可知道吗？”

黑根笑了。“我既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他。他在这类问题上很封建，决不会反对他儿子的合法的妻子。但是，他觉得你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姑娘，不懂事，桑儿他本该懂事了嘛。你服了那么多安眠药，把大家都吓坏了。

他没有说明的是：在像老头子这样的人看来，任何人



想自杀，都是不可相信的。

现在，在韦加斯待了十八个月之后，奇怪的是，她几乎感到很幸福。有几个晚上她梦到桑儿。目前，她还没有男人，但是，韦加斯的生活很适合她的脾气。她在假日不上班的时候，可以到旅社游泳池去游泳，到草原湖去坐坐游艇，或者开着汽车穿过荒原。她变瘦了，这使她的身段更好看。她过的仍然是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更多地倾向于美国风格，而古老的意大利风格却不那么多了。她在旅社的公共关系部工作，是接待员，同弗烈特根本不发生关系，不过他每次看到她都要停下来聊几句。她对弗烈特的变化感到很吃惊。他变成了一个专在女人中间厮混的色鬼，穿得也非常漂亮。看样子，他对经营赌徒旅社还很有才干。他掌管的是旅社部，赌场大老板通常是不干这种工作的。由于这儿夏季又长又炎热，也许还由于他的性生活太活跃，他也变得消瘦了。而好莱坞巧夺天工的缝纫技术使他看上去简直还是风度翩翩的一少年，简直活泼得要命。



六个月后，汤姆·黑根特地前来看她生活得怎么样。

除了工资，她每月还可以额外收到六百美元的支票，她每月按时收到，从不耽搁。黑根解释了这笔钱的来源。他还告诉她，作为一种形式，她可以在她工作的旅社担任五个赌点的小老板。她也得办理内华达州法律所要求的一切法律手续，但是一切都有人替她办理。她个人受到的麻烦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她不可同任何人交谈这种安排。她在各方面都会受到法律保护，她的钱每月都保险会送到。如果当局或任何执法机关盘问她，她只消让他们去找她的代理律师就行了。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璐西同意了，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受到这样的优待，她没有表现反对。这似乎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照顾。但是，当黑根要她密切注意旅社里里外外的活动、密切注意弗烈特、密切注意弗烈特的上司即以股东身份主持、管理旅社的那个人的时候，她对他说：“哎哟，汤姆，你这不是要我去监视弗烈特吗？”



黑根微笑了。“老头子很担心弗烈特，他同莫·格林打得火热。我们要想办法，不让他落进陷阱。”但他没有向她解释老头子之所以资助在韦加斯这样的荒凉地带修建这样的旅社，不仅是为了给他儿子提供个避难所，而且还为了踏进更大规模的活动的大门。

这次会谈不久，裘里斯·西加尔就来到这里工作，担任的是旅社特聘医生。他长得很瘦，很英俊，也很讨人喜欢。他当医生还显得太年轻，至少在璐西看来太年轻。她手腕上长了个肿块，担心了好几天，在一天上午来到了旅社的诊疗所。在候诊室里还有两个合唱队的歌舞女郎也在等着看病，她俩都是白肤金发碧眼女郎，脸蛋儿桃红色，很可爱。简直像一对天使。这样的美人，璐西一直很羡慕。其中一个说：“说真的，要是再吃一副那种药，我就跳不成舞了。”

当裘里斯·西加尔医生推开诊断室的门，一招手，让其中一个女郎进去的时候，璐西真想离去。西加尔医生穿的是嘟噜裤，翻领衫，戴着角质架眼镜，把他烘托得有